

## 自然

范墩子

你在自然里抛弃旧我，寻找自我，建立新我。有谁比你更接近自然，在乎自然呢？还有谁比你更熟悉自然的脉搏呢？你喜欢一切漫无目的地游走，尤其在野外，在自然的怀抱里。当你的心被雷电震撼，被雉鸡的鸣叫亲吻，被枯死的树皮抚摸，被逃窜的野猪惊吓，被漫山遍野的紫花地丁包围，你总会想起生命里那些已经死去的热烈，那些已经枯萎的激情，你重新活了过来，身体的角角落落开出幽暗芳香的花朵。你是自由的、朴素的、辽阔的。你把鸟鸣吞咽进肚里，把晚霞揉在笑声里。一切都属于你。树叶是为你绿的，溪流是为你翻山越岭的，松鼠是为你爬上枝头的，一年蓬是为你在雪地里盛开的。你愈走，路愈紧，草愈厚，走着走着，路断了，面前只有密密匝匝的草和树。从未见过的风景，从未有过的感动。你在自然里感受着变化，感受着美。你被自然震撼着、包容着、庇佑着、同情着、指引着、治愈着，更被教育着。自然以她柔和的面容接纳着我们所有的疲劳和孤独。

那日，山脊还暗青着，夜晚尚未走远。芭茅在冷风中摇曳，麦田里站着几只喜鹊，大地圆黑一片，红日已经升起了，远处的树和电线杆渐渐清晰，风迈开腿在原野上跑。云红了，亮了。你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清晨，你站在渭北的沟边，整个世界似乎冻成了一块，日出愈来愈亮，你清晰地听到时间在身边滴滴答答地响，它并未溜走，而是伴随着你，一同感受着田野的静谧。你知道那些两个月后即将醒来的虫子，其实跟你一同等待着。

野外漫步，让你容光焕发，也理解了你的处境。人只有在自然里才能认识自己，才能得到童年的滋养。一个人在林地、在河边、在杂草丛生的荒野里，只是往前走，走得落日悬在枝头，走得霜露染白了大地的头，走得白鹭也不再躲在幽暗的角落。你看见另一个自己就在前面向你招手，朝你唱儿时的歌谣，只要能看见他，你就不会跌入悬崖。你常常感到愧对自然，你从自然里获得太多，但许多风景，你却无法描绘。愈真实，就愈复杂。无论从哪个方向去写，似乎只能写出自然的一个侧面，且一写下来，就变虚了。失真会让你感到沮丧。就像让你铭记的那个清晨，却只能留在你的脑海里，永远也无法用文字表达出那种美，那种深邃。那那里，有死亡，有冷酷，有绝望，更

有无边无际的爱。那深邃里，有希望的光芒在闪烁，有村庄的呼吸，有人们一声又一声的悲叹，有雀鸟古老的爱情。你喜欢读关于自然的书，也喜欢写自然，但你在所有的书籍里，从未遇见过真正的自然。只有当你远离人群和城市，走进丛林或山脉，或是在郊区的空地上，你才会得到来自神灵的诸多启示，得到一份真实的感动。你敬畏语言，但你依然觉得语言无法抵达自然，无法进入自然的内在。除非花草树木也有自己的语言。尽管你在夜间也常能听见它们说话的声音，你上前查看，它们却住声了。在自然里，你才能体味到时令的残酷，树叶说枯就枯，动物说死就死，溪流说断就断，花说萎就萎。没有谁为它们感到惋惜，一切就那样发生着，进行着。你也是在种种变化里，欣赏着晚霞下面燃烧的火焰，感受着最真实的自然力量。

只有人，才觉得时间冗长。花舍不得度过一个下午，知了生怕错过一个炎热的夜晚，秋虫就算误飞到农户家中，也会拼尽全力地鸣叫，直到死去。那些凋落的树叶，就是被风带到异乡，心头依然怀念往昔在枝上的自由。

在多数人看来，自然仅意味着空气的清新，时光的宁静，环境的舒适，并不能真正解读自然，共情自然。只有你心里清楚，你并非征服自然，发现新的鸟类或植物，并非身在高空往下俯视，而是贴着大地的脸颊，一遍遍亲吻，直至变成自然里的花鸟鱼虫和野兽。在渭北的沟里，你就是散发着甜甜香味的洋槐花，就是久不住人即将塌陷的窑洞，就是一把把在风中唱歌抒情的蒿草，就是说来就来的风，说走就走的雨。在秦岭里，你就是白雾里飘荡的乌桕叶，就是一块块垂在半空的巨石，就是羚羊和锦鸡，就是千年不死的南山松。当你成为它们，你便很快就适应了沉默，适应了广袤无垠的悲观。你像新抽的鹅黄色的柳条一样拍打春天，像潭水下的青苔一样触摸湿漉漉的光，像流浪的鸟儿一样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搭建新巢，像夜莺的悲啼一样在幽深的山谷里久久回响。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你躺在草丛里，在麻雀的啾啾声里昏昏欲睡，又在红嘴蓝鹊的喳喳声里醒来，你的呼吸里携着太阳，你的睡梦深处全是白马在悲鸣。你极少再关心别人的事，你尝试着忘记自己，抛弃自己。在荒野里，你的自由就是河床里

石头的自由，你的悠闲就是林地里正玩耍的松鼠的悠闲。

那些被动物们踩倒的狗尾巴花、蒲公英或别的你常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，或许它们本就无姓无名，连风也认不出，它们实在太普通了，太不值一提了，连附近的树木都常常忽略它们，但阳光从未轻视它们，从未低看它们一眼。不足挂齿，不被瞩目，并不意味着不配得到应有的尊重。秦岭深处的玉兰花，说凋落就凋落，凋落前，给谁打声招呼呢？它们才不看谁的脸色。蜂蝶爱来不来，鸟雀爱看不看。那不是它们的事。它们只负责开，只负责落。它们从不思考这件事值不值得。思考对于它们来说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化成了泥，就化成了泥，无所谓的。自己好好活着就行。多年的行走，让你明白，自然是怀有悲悯心的，是良善的，是能够倾听他者心声的。人都应向自然学习，向阳光学习。

你认识自然，是从渭北的山沟开始的。小时候，你跟着村里的老者在沟里放羊，跟伙伴在沟里玩耍。你被蜜蜂和蝎子蜇过，被明晃晃的柿子砸中过，被草从间的青蛇吓过，被清澈浪漫的月光亲吻过，被比你高的野草绊倒过，被绵延数里的石头震撼过。也是在沟里，你认识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，认识了云，认识了风。如今，你依然觉得自己能听懂风的话。风一来，就把别人的梦语和秘密带来了，你坐在树上听着。你今天依然痴情于自然，其实不过是延续了童年的习惯而已。自然为你保存着童年，童年才鲜活，才光彩熠熠，才生机勃勃，也因此，少年的心才未从你身上死去。

傍晚时的自然，是忧郁的。那时也是草木话语最密的时刻。凡能读懂这些声音的鸟，都暂时停止飞翔，孤独地站在枝头，感受天空的悲伤。只有把内心的密语诉说给即将离去的太阳，夜晚才能得到大地的庇佑，夜露的洗涤。草木是自然最忠诚的儿女。草木的心都是清静的。草木没有人的欲望，因而草木能直面风雨。草木身上，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。草木给了大地荫凉，大地给了草木灵秀。鸟雀离不开草木，并非只因草木给了鸟雀温暖的家，而是鸟雀无法离开草木那朝露般短暂而又丰盈的忧郁。鸟雀能辨识那些信息。自然面前，人永远都要低头。

孙儿汉宝上学了，上了一所自己喜欢的学校，开心地在电话里叫我“宝贝”。

汉宝说：“学校有图书馆、报告厅、体育馆，还有游泳池呢！”问我：“爷爷，你小时候上学，学校里都有啥？”我说：“爷爷一二年级是在周至老家村子一个破庙里上的，房顶到处都是蜘蛛网，课桌是土泥墩子，每天从家里带板凳去上学，啥也没有。”汉宝问：“那个庙是不是你经常给我讲的房顶有蛇的那个庙？”“是的。”汉宝说：“你上的那个学校不光穷，还危险！”

放学时，我站在校门口，看着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喊着口令，我向汉宝招手，但他就是看不见我。老师带队走出校门，汉宝从我眼前经过，我满脸微笑地看着汉宝，他依然对我视而不见，跟着老师走到队伍解散点，等老师宣布解散了，他跟老师告完别，才向我跑来。我问汉宝：“你咋看不见爷爷呢？”汉宝说：“没到解散地点，老师没说解散，就不算放学。”我恍然大悟，笑着对汉宝说：“遵守纪律好！”

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问汉宝上学后最大的收获是啥？他眼睛一亮说：“知道风的厉害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我问他。“唐代诗人李峤的《风》这首诗在幼儿园学过，只会背，现在知道风能吹落树叶，吹开浪花，吹倒竹子。”汉宝突然停住脚步说：“爷爷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地球是咋形成的？”我急忙查百度回答。“火星是啥样子？”我又连忙查百度回答。“比恐龙还厉害的是啥动物？”我只好再次求助百度。

“你怎么想起来问爷爷这几个问题呢？”

“因为我当科学家，研究宇宙飞船，研究生物。”汉宝一字一板地回答。

汉宝有汉宝的烦恼。一天，我见他闷闷不乐，问是不是老师批评了，他摇头；问是不是不舒服，他摇头；我再三追问，汉宝才说：“我同桌老把她的东西放在我这边，老把胳膊放在我这边。”

“那你给同桌说呀，桌子一人一半。”

“我给她说了好多次，她不听。”

“那你让老师给她说说呀。”

“我怕老师批评她，她教我写biangbiang面的biang字，要56画呢，比我们‘康’字难写多了，她还给我带好吃的。”听汉宝这么一说，我打心里高兴。我对汉宝说：“你能记着别人的好，懂得感恩，这很好，只要不影响学习，受点委屈也没啥。”去年深秋的一个早上，汉宝醒来和我聊天，问我：“世界上最怕的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小时候不是害怕鬼吗？”汉宝说：“不是，世界上没有鬼，你心里有鬼才会有鬼，世界上最怕的是认真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因为你一认真，什么事都可以做好。”我忙伸出大拇指说：“深刻呀，成小哲学家了！只要你好好学习，天道酬勤，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大学回家。”

“天道酬勤是啥意思？”

“就是上天会酬报勤奋的人。”

“上天是啥？”

“就是老天爷。”汉宝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相信科学呢？上天是看不见的，要相信科学，科学能看得见。”

奶奶每次做完饭，看汉宝美滋滋地吃着，总要问：“今天的饭咋样？”汉宝总说一般，我很纳闷，问他：“那你咋吃得这么香？”汉宝边吃边说：“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服务不周到。”奶奶忙问服务怎么不周到？汉宝说：“没有说明每道菜的配料，怎么做的，吃了对人有啥好处？”听得我和妻子不知说什么好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睡觉前汉宝突然问我：“爷爷，你准备活到多少岁？”我被问蒙了，想了想说：“爷爷准备活到给你娶了媳妇。”汉宝说：“不行，你得活到我儿子娶了媳妇才行，我要你活到200岁。”听得我心里乐开了花。

今年春节，汉宝随我们在海南过年。在酒店的海边游泳池里，汉宝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泳，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围观。汉宝转到汤池里玩，小朋友又像追星似的追着他过来，看他在池水里如何憋气。汉宝最为得意的是玩了潜水和冲浪，还有在海边沐浴着阳光，踩着柔软沙滩，吹着海风，迎着海浪，打了一组五步拳。

年三十晚上，儿子和儿媳赶到海南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汉宝主持，逐一点名让我们发言。我们每个人都讲了过去一年的收获，也讲了对来年的期盼。汉宝总结说：“发言要少讲过去，多讲将来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汉宝说：“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主要是将来怎么办？”大家忙给汉宝鼓掌点赞。

距离开学剩下两天时间了，我边收拾着行李，边喊汉宝抓紧写作业，可汉宝只顾玩，一气之下，我拧了他的屁股，汉宝躺在地上哭喊着说：“我要打110报警，告爷爷虐待儿童。”听着汉宝的哭喊，反而把我逗笑了——看来学校的法治课没有白上啊，这小家伙知道用法律来维权保护自己了。

回西安的飞机上，我问汉宝：“这次在海南过年有啥收获？”汉宝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没有快乐，就没有美好的世界！”你看，这小家伙上学后还一套一套的。

## 汉宝上学记

康涛

## 时光琥珀

郭赛利

在毛乌素沙漠的广袤胸膛，  
铁轨如琥珀中的金线，  
璀璨闪亮。  
风雨兼程，  
在岁月的长河里辗转奔波，  
在时光的轨道上刻下奋进印记。

车轮滚动，  
惊醒了被岁月封印的黑色琥珀，  
带着沉淀了亿万年的奥秘，

相互摩擦，  
四季更迭，  
奏响了开拓的序曲。

带着光芒，  
照亮远方的云层。  
每一个故事，  
都似琥珀中的精灵，  
蕴含着汗水的咸涩，  
与成功的欢欣。

## 在山水间邂逅

刘平安

一直以来，对商洛金丝大峡谷充满向往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当暮春的风伴着槐花的甜香掠过耳畔时，我们踏上了与金丝峡相遇之旅，把在城市里的喧嚣和复杂忙碌的工作暂时抛在脑后。

虽然在出发前出现了些小插曲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那片隐匿于秦岭深处秘境的追寻。我们一路在高速上疾驰，穿越了许多隧道，在中午11点左右到达金丝峡景区。

远处连绵的山峦，如绿色海浪般起伏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草木气息。初入峡谷，凉意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，碎石与木板铺就的小径蜿蜒在天然形成的茂林之间，仰头望去，峡谷两边景色宜人，峭壁如刀削斧凿般直插云霄，缝隙间倾泻而下的阳光，在幽绿的水面上碎成点点金箔。潺潺的溪流自然流下，时而拍打在有落差的山石上，叮咚作响，时而欢腾跳跃，仿佛在与游人轻声交谈。我们是爬山进，每走一步，都是在翻阅一本山水画卷，层叠的山石是泛黄的书页，奔涌的清泉是灵动的文字，诉说着千万年来的光阴故事。

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，行至“双溪瀑布”，轰

鸣声渐起。两道白练从百米高空一跃而下，在深潭溅起漫天水雾，在阳光的折射下，架起一道绚丽的彩虹。飞溅的水花沾湿了衣襟，丝丝凉意沁人心脾，让人忍不住想起李白笔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豪迈。身旁有孩童嬉笑奔跑，举着水枪嬉戏，大人们则倚着栏杆，贪婪地呼吸着满是负氧离子的空气。

越往峡谷深处走，山势越陡峭，登山台阶有几处接近垂直，每迈一步，异常艰难，真想返回，但想到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是选择继续前行。我们不停看标识牌、询问行人还有多远。沿着陡峭的石阶攀爬，汗水浸透衣衫，气喘吁吁间自问赏景的目的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膝盖酸胀和体力不佳，都变成继续前行的鼓点，在坚持中成功达到山顶。极目远眺，群山连绵起伏，山风呼啸而过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此刻，胸中满是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，所有的疲惫都在壮阔的美景中烟消云散。

离开金丝峡，行囊中装满了山风与花香，心间更沉淀下了一份悠然与豁达。或许，这就是旅行的意义——去远方，遇见不一样的风景，也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

国画

李岳民

『星禾』有约

曲元宝

摄



## 让木头唱歌的人

李佩红

5月，阿勒泰的春天刚从长冬沉梦中醒来，腮雪初褪，对镜梳妆，残存着几分妩媚的慵懒。此时，沿着额尔齐斯河风景带顺流而下，可观赏到雪山、湖泊、沙漠、草原、湿地、岩画、古迹，还可欣赏“雪山横北村，绿水绕小园”的诗意。漫步河岸，遥遥望见大地拱起大片粉白水彩，如精心刺绣的哈萨克族花毡，浮于绿水白山间，近看，朵朵苹果花娇羞欲滴，清新淡雅。这个地方就是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。

米达力汗·艾希肯的家临河而居。屋外，苹果花开了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木器也横空出世。

这是一件怎样的木器？

雕饰纹样的圆桌上，十几只大小不等的木碗叠，高低错落，与圆桌中心轴承相连，顶端是一个直径四五十厘米的浅盘，浅盘上放一条木雕大鱼。大鱼张口参尾，跃跃欲跳，鱼身密刻着规则的黑点，这是额尔齐斯河特有的冷水黑点鲑鱼。如果从上往下倒水，大瀑布接小瀑布，大珠小珠叮叮咚咚落木盘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和儿子把这件木器抬进他家的木器展示屋，放在中央位置，像一位荣耀王者，环顾四周，雕花的木盆、奶桶、木碗、婴儿摇篮、冬不拉……近千件木雕家居用品和装饰品，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，充盈着木质的清香和艺术气息。

在没有电力的漫长岁月里，牧民发明了木轮传动餐桌，方便拆卸，宜于游牧，既盛抓

肉、那仁等各类美食，又可盛装各种干果，最上层的大托盘摆上金黄的油饼馓子，宛若琳琅满目的百宝箱。宾客用手轻轻转动，上下两层的盘碗反向转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制作这样一件复杂的木餐桌，工序繁多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耗时一年有余才制作完成。第一步，冬季进山寻找枯死的白桦木、榆木、松木或杨木。这些阿勒泰常见的木材，质地坚硬，做出的木器轻便耐用、纹理美观。找到合适的木材后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驾驶雪爬犁把木材拉回家，在清水里浸泡3个月，捞出自然阴干，防止木头开裂。此后，并不急于动手，他像一头猎豹，围着一棵树、一截木头，反复仔细观察，揣摩木质的软硬，哪里留下瑕疵，哪里冒出枝杈，了解木材必须达到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程度。这是木器制作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接下来，进入制作环节，他要把头脑中的想象一斧一刀落到实处。

制作木器的工具是爷爷传给他的，手柄类似拐杖形，被汗渍油渍磨得油光发亮，握住砍斧如同握住爷爷粗糙温暖的大手，给他以力量。他用砍斧砍出木器的雏形，再掏挖、粗刻、细雕、打磨、上色、安装，最终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

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，木器曾占据着重要位置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师承爷爷和父亲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只要顾客提出想法，他都能变成现实。木器在他眼里不是木器，而是活的生命体。

米达力汗·艾希肯制作木器时，从不画大样、绘图纸，他的大脑就是百宝箱，随心所欲地掏出想要的东西。木碗的边缘雕刻着草原野花的图案，木桶外壁绘制树木纹理的装饰，木盆刻着盘羊头……从小在草原长大，不断游牧迁徙，哈巴河的山川河流、森林草木、飞鸟走兽，拓印在他的脑海，凡自然界有的，他都能描摹得惟妙惟肖。哈巴河县人称赞他是让木头唱歌的人。

燕子飞走了又来，花谢了又开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从17岁拿斧锯的少年，到满头银丝的花甲之年，木器消耗了他的岁月，他也从寻找、利用、创作的过程，体会到木头唱歌的美妙与快乐，进而成就了他的名声。

几十年来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坚持传统手工艺，向年轻人传授木器制作技艺。他的孙子叶尔胡兰·华提，自小耳濡目染，放学后常跟爷爷学习。13岁的他，虽尚未达到爷爷那般与木合一的境界，但也能有模有样地制作出木碗、木勺等简单木器。

一年一度摘苹果的季节，哈巴河犹如打翻了调色板，浓烈的色彩泼洒在大地上。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后，实景拍摄地哈巴河成为网红地，一批批游客来到哈巴河，走进“彩虹布拉克”，吃着香甜的苹果，在米达力汗·艾希肯的木器展示屋转转，出来时拎着心仪的木器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站在众多木器中，笑容灿烂，此时此刻，他觉得屋外送来的风都是苹果的味道，那么香，那么甜。